

在长达近 80 年的电影道路上，我摄制了题材多样的现实主义影片，这条电影路历尽艰辛。日寇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中，我两次死里逃生；即使太平年代也遭天灾人祸，曾落得遍体鳞伤……我仍无怨无悔，抱着电影不放。

>>> 汤晓丹自传

「百年电影百年行」

汤晓丹

北京
UNIVERSITY
PRESS



汤晓丹自传 百年电影百年行

汤晓丹

著



北京
大学
出版
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电影百年行/汤晓丹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
(大家自述史系列)

ISBN 978-7-301-16254-5

I. 百… II. 汤… III. 汤晓丹—自传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915 号

书 名: 百年电影百年行

著作责任者: 汤晓丹 著

策划组稿: 王炜烨

责任编辑: 王炜烨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254-5/K·066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181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人从呱呱坠地后，总是本能地会吃、学爬、学走、学跑……跌跌撞撞、忙忙碌碌，不知不觉地已经两鬓斑白，步履蹒跚。

往事，总是挂一漏万，被遗忘的多，烙刻在心灵深处的少。然而，正是这些时隐时现的，浮游于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常常会变成无数用血泪绘成的小色块，有时绚丽多彩，有时素雅清淡，有时晦暗凝重……

目 录

1

003 / 童年：漂泊南洋

012 / 中学被开除

>>>

019 / 冒险在上海

037 / 从《白金龙》起步

052 / 收获在香港

073 / 闯荡西南

086 / 山城的雾

104 / 重返上海

2

127 /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历

135 / 《胜利重逢》及总结会

153 / 社会大课堂

159 / 军事片年代

181 / 从《不夜城》的“夜”到《红日》的“红”

198 / “文革”后期：《新渡江侦察记》和《祖国啊，母亲》

3

213 / 走向新时代：《傲蕾·一兰》

227 / 再创辉煌：《南昌起义》和《廖仲恺》

253 / 退休前的遗憾

262 / 往事总是成追忆

266 / 感恩新中国 60 年

我胜利了，一直奔到公共租界内，才松了一口气，我在路边歇了很久，然后放慢了脚步往前走，向法租界的天一公司方向走去。

1

童年：漂泊南洋

漂洋寻父

回忆我的童年，仿佛细嚼一粒苦涩味的干果。刚放进嘴里时，感到的是石子般的坚实；时间长了，才会感到它的刺喉的滋味。尽管如此，我仍然乐于品味它，因为它是自我形成的开始。

1910年的农历二月廿二日，云山村天空阴云密布，风刮得呼呼响。正是春寒料峭时，我却呱呱哭叫着来到人间。

云山村属漳州华安，在福建南部。美丽的九龙江顺流而过，乡亲们把它称为九龙潭。传说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时候，有九条龙在江里洗过澡，因此而得名。这当然也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奇怪的却是云山村的日照时间一年有千千多个小时，雨水也充足，但五谷并不丰

收。除了天然的怪石和林子外，耕地还是很荒凉的。村里的壮年男子常常三五结伴，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漂洋过海上。其实，出洋的人也不是个个都发迹的。

人们总是怨恨苍天无眼，又祈求苍天赐福。

我的父亲汤纯祥就是在我出生前两个月，随家乡的水客远走南洋的。他最后才落脚西瓜哇，靠做小商贩糊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瓜哇属非交战国管辖，借道的车辆和行人猛增。我父亲住的僻郊小镇变成了热闹的公路，他在路边开了一家小杂货铺。收入多了，他还常常托水客带些钱回家。母亲把钱留着，准备带着我同去西瓜哇。

在我六岁那年，我便跟着母亲坐小木船离开了云山村，到漳州浦南码头换大木船到厦门，然后改乘大轮船到新加坡。为了省钱，我们买的是统舱票。在海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颠来簸去，足足折腾了近三十天。沿途除了起伏的浪涛外，远处是茫茫一片。海浪大的时候，我恶心极了，睡着也难过。到新加坡以后，除了上下旅客外，还有苦力上船搬运货物。我很想上岸走走，母亲和同路的水客都不同意，大家都是第一次远行，都怕走散了。两天后，货轮离开新加坡港继续航行。在爪哇的巴城停靠时，我们都提行李上了岸。接着又坐了一天的火车，才到茂兀市。我是第一次坐火车，车窗外不断快速闪过的景色，使我感到十分惊奇。七八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最后我们从茂兀市又坐了一段路的马车，才到基亚维镇。父亲的杂货铺就开在那里。

我们娘俩怀着极大的喜悦找到父亲时，他却大吃一惊，似乎并不

欢迎我们去。原来父亲在外面闯荡多年，历尽艰辛，当地一位陈姓侨商见他为人忠厚，起早摸黑地苦干，很喜欢他，就要收他做女婿。父亲为了生活，不便吐露家有妻儿的真情，含糊其辞地答应下来。陈氏母亲比我父亲大几岁，为人善良，他们结婚后，苦心经营小店，生活安定下来，日子过得也很顺心。他们结婚几年，没有小孩，精力都扑在了生意上。

对于父亲在茂兀的这些变故，我母亲一点也不知道。彼此见了面才算清醒过来。我母亲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她有一手好针线活手艺。她不吵不闹，在离杂货铺不远的地方找了一间木屋，带着我另立门户。

陈氏母亲也通情达理，还搬了些东西送来，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架缝衣机。母亲开始为附近的大人小孩做衣服。大改小，旧翻新，缝缝补补。她样样都干，收费也低廉。母亲的活很快就越接越多，白天晚上忙个不停。父亲还时常送些钱过来。陈氏母亲很喜欢我，见我去杂货铺时，总是给些吃的让我带回家，也给我一些零钱。我都如数拿回家交给母亲。

坐着马车上小学

大约在我快满七岁的时候，父亲要送我到茂兀市的一所基督教小学去读书。这所学校的主办人是一位印尼华裔传教士，学校里有好几位外国教师。学校离家有一段路。正好杂货铺有一辆运送货物的马车，每天早出晚归往来于城乡之间。为了上学不迟到，我总是天蒙蒙亮就起床。坐上马车后，才慢慢吃起来母亲塞给我的饼。到学

校,正好遇上开课的钟声敲响。

教师讲的都是耶稣救苦救难的故事。那些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总觉得很新奇,也很想听。所以我在课堂上听课是很专注的。除了耶稣的故事外,还有《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等等。这些就更吸引我了。学校还发了几本英语课本。上课的时候,我偷偷把单词的读音和意思写在手心上。我在学习上很用功,无论是课堂上答问,还是背诵课文,得到的评语都是“很好”。

有时放学了,马车装货来晚时,我也不着急,正好利用等车的时间在黑板上作粉笔画。有一次我画了一幅木偶演出图,我觉得画得很好,舍不得擦掉它。在我下狠心擦去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每天来回坐几个钟头的马车,是我童年生活中一件极有趣的事。当我坐在马车上摇晃的时候,我闭上双眼,真希望马车把我带到一个稀奇古怪的地方,我也好过过书中说的“游记”生活。马车回到杂货铺停下,我常常是最先跳下来挑重东西搬。我在云山村时,喜欢爬树玩,族人们都说我像个小猴子。当然,我也就此锻炼了自己的脚劲和手力。

陈氏母亲非常喜欢我,就是看中了我肯做事。我自己的母亲则相反,总是叫我不搬重东西,担心我会扭坏筋骨。

吃过晚饭,我还要到杂货铺去,父亲这时要教我记账。那是一套专门的格式。我得把那些特殊的数字背下来,学会记和写。我学东西非常认真,进步也很快。我身边总是带着一本族长送给我的“人之初”,照着书上的字样,我用树枝在泥地上画,也用贝壳或卵石在地上砌成方块字。我的孙女汤芸在两岁多时就能对号入座,自学认识了

好几百个字，我心里很高兴，我觉得她像爷爷小时候。当然，她一定会比我强。因为今天的社会在发展，世界在进步。只要肯努力学习的人，不管年龄大小，积累了知识，就会有超人的力量。

虽然茂兀的天气很热，可喜的却是小河和水塘多。我和邻居的孩子们一样，稍有空就会跳进水里，打闹嬉水，十分开心。

两年后，父亲要我转到镇上的学校继续读书。他说转学是因为学校离家近，走个把钟头路就能到，这样我就必须起早摸黑一个人上学、回家。尽管我心里不愿意，但我也没有反对。

镇上的学校是印尼人办的，校舍破烂陈旧，没有操场。老师很凶，常常体罚学生。我比较听话，倒没有挨过教棍。学校里收的学生，都是当地穷苦人家的孩子。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有些一年级的学生，有老师那么高的个儿。有些同学放学后要直奔甘蔗地干农活，尽管童工的收入微不足道，对穷人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点甘露。我很喜欢那些穷家孩子，他们为人忠厚、淳朴。比如他们知道我愿意和他们交朋友后，就对我非常好，有时还从家里带东西给我吃。他们教我说印尼土话，我也教他们画画。

我爱木头人

离我们家不远，有一户当地的马来人。他很喜欢小孩，在他家门口常常有小孩进进出出。由于好奇，有一天，我也走了过去。一位中年男子笑嘻嘻地把我引进他家。“呵！”那么多的木娃娃，还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哩，我高兴地大叫起来。

德兰尼叔叔是研究木偶艺术的。那些本来躺着一动不动的木头

人，到了他的手里，比活人还灵。它们不仅手脚会动，还能东张西望，神奇极了。他所有的木头人都是自己雕刻的。我喜欢看他玩木偶，我更喜欢看他把一块普通木头一刀一刀地雕刻成一个讨人爱的小面孔。他的雕刻艺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扎了根。十年动乱中，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拾起一块我们盖房子时锯下来的小木头，在低矮潮湿的“牛棚”里，用一把小水果刀，学着用从德兰尼叔叔那里看来的“技巧”，一刀一刀刻成鲁迅先生的头像。尽管我心里想表达的“横眉冷对”的神态还没完全刻画出来，却也寄托了我的思绪。后来我把它放在我的写字桌上，它是我心灵深处的一件珍品！

我自幼沉默寡言，对于喜欢的事物，却总要一钻到底。有时，德兰尼叔叔外出了，我用石头把自己垫高，站在他的窗口，呆呆地看着屋里那些静静地躺着的木头人。奇怪的是，看得时间长了，我感到它们就都动了起来，简直是有声有色！

德兰尼叔叔还有一支几个人组成的小乐队。在表演木偶的时候，乐手们演奏着动人的曲子。这令我神往，我很想摸摸那些乐器。有一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快步奔到他家门口，那天他们要到附近搭棚演出。我见叔叔家的门开着，一个人也没有。我鼓足勇气走进门，敲敲鼓，打打锣，吹吹笛管，拨拨琴弦……随着我的手劲，声音可大可小，可长可短，简直好听极了。遗憾的是我长大后没有攻读音乐专业，否则，我自信定会成为一位真正的音乐家，它说不定比我从事电影导演工作会更有成就。

父亲突然失踪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杂货

店里的事，他一点不管。他没有和陈氏母亲商量，就自作主张地把运货的马车也卖了，陈氏母亲气得不得了。

父亲本来就不常到我们住的地方来，所以矛盾还没有波及我的母亲。但我母亲似乎站在陈氏母亲一边，她常对我说，是你爹不好。说完后，自己哭得很伤心。

有一天深夜，我正在做梦玩木偶戏，我母亲把我从梦中摇醒。我揉着眼睛，还没来得及问什么事，就听见远处传来打闹声、吼骂声、惊叫声，伴随着强烈的砸东西声、急促的奔跑声……我吓得全身直打战，母亲不停地擦眼泪。我们心里都明白，杂货铺那边又大打出手了。

天亮以后，我去看陈氏母亲。她鼻青脸肿，一副怪可怜的样子。自那以后，杂货铺再没开门做生意。十来天过去了，父亲都没露过面。陈氏母亲似乎有点后悔，托人到处寻找，却如石沉大海。人们都在议论父亲的失踪。没多久，陈氏母亲把杂货铺转让给别人，准备回娘家过日子。临走前，她送了几样父亲的衣物给我们。两个母亲都哭得很伤心，异口同声埋怨我父亲不想好好做人。

原来我父亲进城办货时，结交上了几个赌友。他最初是把办货的钱都输光了，他不甘心赌输，吵着向陈氏母亲要赌本。结果他不仅没有赢回来，反而又抽上了鸦片烟。谁的好言相劝，他都听不进去。一个好人，就这样堕落了，消失了。

父亲失踪半年后，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投海自尽了。这个定论，却使我们的生活平静下来。母亲不愿久留异国，拼命做活，想凑足路费，带我回云山。母亲说随时都有动身的可能，叫我不再去学校读书了。

我躲在家里看书，可以整天不出门，整天不说一句话。

木偶班子的德兰尼叔叔担心我太寂寞，总是叫到我那里去。每次我都高兴地跟着他走。他的班子逢年过节、婚喜寿庆都要去演出。德兰尼叔叔愿意带我去，我也非常乐意。他们演出的节目很多，都是根据当地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加工而成的。像《拉玛亚呐》（近似我国神话小说《西游记》）和《玛哈巴拉塔》（近似我国传奇小说《三国演义》），这两个长篇连台本戏经常出外演出，很受观众欢迎。开演以前，德兰尼叔叔叫我坐在看得最清楚的地方。演出结束了，我便主动去帮他们收拾东西。我的动作很快，但是细心，从没有搬坏过东西。有位百岁老人办寿庆，请木偶班子的人吃长寿桃子，德兰尼叔叔也为我拿来一个。

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心的德兰尼叔叔还经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他可以说是引我走上艺术之路最早的启蒙老师。

回到日夜思念的云山村

母亲日夜思念家乡，到处托人带我们一起走。一天下午，果然有位陌生人到我们小屋来，自称是从家乡来的。母亲并不认识他，听他谈话的内容，倒也像个家乡来的人。他表示愿意带我们上路，母亲很高兴。以后他又来过几次，谈的都是怎么走的打算。

母亲开始处理家里的衣物。几年来，为生活所需，坛坛罐罐也不少，这些都卖的卖，送的送，一架缝衣机却像宝贝一样一定要带走。临走前，我哭着去向德兰尼叔叔辞行。他也很难过，送了我一包吃的东西。



汤晓... 艺术家。
... 世界的艺术